

国史唯疑

國史唯疑卷之九

萬曆

萬曆元年首開經筵致勲戚臣自成國公朱希忠外有駙馬都尉  
許存誠為侍衛官彰武伯楊炳為侍班官都尉或以管領大漠  
將軍故不審彰武伯何居豈時管京營耶余在閩日見恭順侯  
吳惟英嘗奉旨詰問京營官侍經筵何義吳以舊制對想即沿  
是

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傳為遼蕭后梳粧樓棟桶僅存萬曆七年  
息傾北梁上得金錢若干文曰至元通寶蓋鎮物也稽乃元世

祖紀年非遠時物明甚

萬曆四年以京通倉米業足支七八年准改折次年漕糧十分之三得銀九十萬有奇扣留運軍行糧料價等銀復十餘萬感哉視邇來何啻盈虛消息之異

漕運舊用淺舡底平倉淺所載不得過四百石入水不得過六等務使舡力勝米力水力勝舡力見侍郎萬恭既時漕舡扁三月過淮盡矣意後可望此乎其入水六等之制最明亦可遵大端自禁搭運始

一條鞭賦法議始於龐尚鵬遠邇稱便而萬端肅乃極非之說為

寬富累貧徒滋吏弊覽于東阿筆塵亦言條鞭卽唐楊炎兩稅法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其敝至商寬農困宜南北俗殊耶抑或奉行之過

給事周良寅疏通錢法有云用銀以鑄錢則天下多數萬之錢卽多一萬之銀損而益之所以藏富於民之語不甚可了古無用銀鑄錢理雖國初王禕有鑄黃金白銀爲錢與銅錢兼行之議事竟難行近屢議行銅鈔尚難之况銀錢乎攷今各官俸許銀錢配搭兼支自萬曆四年部覆從良寅議始或卽前說之滋

琉球國於萬曆八年遣陪臣于三人求入太學讀書觀禮命送南

國子監給衣糧學成委官伴還時夷賓服即虜王俺答所供活  
佛枕表遺執政書有所饋獻真重梯累驛盛際也其年二月行  
耕籍禮三月行謁陵禮又越年三月行大閱禮文物敬容之美  
茲為極致

謁陵有扈從有居守有頒賚有蠲免錢糧遠如前遠總督總兵官  
咸於昌平迎駕列兵擺防特戒嚴未易輕舉本朝惟宣世穆神  
四宗一再行之武廟亦經駐蹕焉憂言詩百年不覩朝陵駕父  
老歎呼識漢儀隆重下知

大同總兵馬芳以行賄有跡為閹遣侍郎吳百朋疏糾兵部覆謂

芳久著芳績今當晚暮遇小宜曲賜優容從之此舉孰有寬文  
網惜著舊氣象若亦名將

易州城工完議叙錄各官得旨內地修理城垣是地方官本等職  
掌與邊工不同如何便擬陞叙量賞而已誦之肅然見當時錄  
理之密者詳之工近或借修城賑饑為名求疵俸行取輒執法  
徇之者將無規是

王文成從祀議作梗者有趙思誠石檟至云侍女數十宣淫無度  
其夫人每對衆發其醜狀語不知何援溷載國史可恨微文成  
亦不無內憚云

墨陽子事即王文肅弟學憲禹爵家庭議論業有異同矣何怪逖  
聽人之不鮮然以驥當時言路至疏伸學憲為抑其兄也學憲  
生是拂衣歸總人家不幸鍾此怪奇即果為正真降臨而亦非  
儒神所樂有此

孫繼臯少宰誌鄰近有女僮化者要為立傳謝不可云人主方春  
秋鼎盛事出大臣家勢且上聞恐安期美門之屬從此興矣孫  
特婉為之辭時慈聖實內聞之有欲借傾二王者聞非某中意  
沮罷不然恐群摩厲以頌

王祖嫡嘗撰某寺碑忽中責以內賜至珍錯充庭越日繼賜云出

聖母意王驚愕王引痰去余聞之東甌王立準州守曰準父士  
性出監朝鮮軍母卬居繡佛幅詣寺祈禱寺慈寧宮香火也偵  
知之亦賜香葉有差

王襄毅崇古以誥命用金字書被糾寔楊襄毅子俊卿為之俊卿  
故王戚也竟奪數改給令甲自一品至九品誥勅軸以玉犀骨  
角為差無金書例旧惟鐵券得填金耳餘槩用墨法頗嚴

正一嗣教真人秩二品朝會站本品之末例也近加稱大真人不  
知何始神廟初年諭云他是外方人不用隨班朝參併免朝覲  
遇有吉慶就本山建醮行禮足矣大聖人識見高越如此怪其



後亦復惑於彼教

張四維以禮部尚書入閣會慶成宴故事應坐於二品之列宮保之下部議輔臣隆重難聚拘品級引正統中曾萬以侍講六品得班於學士之下嘉靖中李本以少詹事四品得坐於二品之末叅酌上請得旨著坐於一品末閣休昭然今詞林七品官朝叅班連三品近是

給事王希元論吏部尚書張瀚內云山東僉事郭良被劾調簡移廣東是以廣東簡於山東也廣西僉事霍興瑕考察不及補江西是以江西簡於廣西也聞其知銓曹高下惟意所從來速然

希元竟以是外遷

上蔡知縣莊鵬舉遇大班糾劾不免冠逮下詔獄誤欵故欵先是方楊以覲朝朱履被糾云外臣宜綦履而青何朱也當罰金今所見即極品威青履矣

行聖公府曰有女樂三十六人至徐學謨宗伯始從山東巡撫楊俊民請革去聖公何至用女樂想元陋習稽北魏祭孔子猶用巫覡革婦女雜沓見魏志中

宣武門外多面爽聚居世屠牛為業楊御史四知榜禁之衆洶々鼓譟臣弛其禁始定禁屠牛自美事而不可施之京師度各邊

皆然四知緣首攻江陵得名寔非端士嘗為王德完所劫其按  
闔以暴酷聞至今悼之

于文定慎行嘗江陵烜赫時有違言比籍沒徙移書丘楫為其老  
母弱于地時惟王文肅意同稱真君子矣書云江陵所載遠較  
分宜近視馮瑞皆萬不及蓋實錄也他日又論華亭之富埒於  
分宜吳門之富過于江陵經營生息致然意恨：徐申微亦  
有南北之見

方江陵籍沒時尚書趙錦潘季馴各有疏為求寬潘獨負重劫去  
無及趙者當緣平日踪跡遠近疎密異耳趙并引分宜籍沒所

貽累江右仕紳狀初故以劫分宜得禍我死肯道此尤當以海  
內長者歸之

高啓愚主南畿試以舜禹命題言官故為姻江陵有不軌謀坐奪  
官燬告後天啓末浙闈試題有魏、惟天之語見為陰媚崔魏  
事同方高出典試羅萬化實為副考與同事毫不累及科場之  
各分職掌即此可占

江陵敗王篆子之衡之鼎中式並勅為民主司監場多得罪沈經  
以篆子寔所取中請覆查原卷且乞休不允議者亦無以是為  
歸德累大都心跡皦然傳是科煩言噴：有小沈救大沈之謠

小沈指沈懋孝時同主考

丁此呂自攻高啓愚何與冢臣事楊巍突峻詞駁之致言路遂起  
大吏開門梅席地幾同聚訟所謂自貽伊戚者矣嘉靖初喬宇  
彭澤駁史道疏亦啓紛紜類是

洪朝選侍郎家居為巡撫勞堪組織掠禁死按察司獄時走大綸  
為吾郡推官力爭之不得堪擅殺三品大臣罪當抵償僅坐戍  
恨未蔽辜而于東阿延謂洪在刑部嘗稽留楊順死狀笑有齊  
桓之慘為好還報夫順不嘗慘殺沈鍊乎不宜報乎至誣洪阿  
華亭旨益屬深文

江陵既敗郡屬趙世卿起用部覆執難之初僅擬量陞郎中劄致仕久始真除之嘗經考察不謹官無辨復例如顏鯨胡桂芳萬廷言管志道雖屢為言路訟寃終以例格趙再起非法然亦處於不得不誅法之時

王宗戴掌都察院事先陷劉臺死至是江東之初之以副封進王笑曰柱史何言江亦笑曰為死御史高寬王曰死御史者誰江曰即乃公王踉蹌歸待罪竟坐戍邊迄今烏臺談猶生氣見江事未可盡非

戚將軍繼光生江陵景徙歸邑以沒親戚之事江陵金帛子女

歲絡驛雖邊臣為委曲樹功地得無太過如吾邑俞都護大猷  
處嚴徐間何奇磊落有依

柱遣科臣聞違費不貲觀鍾羽正疏云聞臣經過有司豐酒食飾  
厨傳鋪張器玩即戚繼光一鎮奇花排列至二百金他可知已  
行者又多攜伶人游客酣飲覓勝伐鼓飛觴台廡飲歸邊事那  
得不壞聞之朝鮮使亦然

南戶科本用賓劫閩撫汪道昆曰道昆前監軍閩中為軍容尊嚴  
留兩日夜比晉都御史海寇急一策不施徒與客為長夜之歡  
袒露跳蕩狎弄歡兒至兵符被燬時亦以中允陳謹家居被軍

歐斃故岑疏及之道昆坐是免官世徒高汪伯玉文名前事鮮  
知者

馮保家籍沒聞其簿帳公卿大臣皆有饋遺惟無司寇嚴清名上  
甚重之禁中因呼為嚴青天旋拜冢宰唐牛僧孺之於韓弘事  
同然嚴柄銓甫數月即致仕去豈別有齟齬歟嗣以原官起掌  
兵部不赴卒清望皜如

耿定向督南畿學論救羅汝芳王道行協理北院論救陸光祖總  
南憲論救陳有年徐元太王世貞皆力與新進臺臣爭持公道  
獎善類猶得好惡之正末乃以申饒臺規為薛敷教顧允成所



駁矣污其名亦所云磽：者易缺也似此物情誰肯得挺身任  
事真為灰冷

陸五臺先祖以常少被劫歸耿恭簡云陸在部儘幹些撇脫響亮  
事使出部時亦自擺脫常套擇世人所不屑處自居即出為藩  
叅郡守先榮實多乃恍然走凡籠中致有茲舉可為惜且憾也  
耿語深有味遠無論烈士宜張簡肅即鄭淡泉之待楊虞坡太  
宰猶存古風

王世貞初以鄒撫陞大理卿被劫回籍起南兵部侍郎通理前俸  
考滿為南道黃仁榮指及部覆謂回籍養病經奏薦起用自興

論劾改調以後任之日為始者不同引會同事孫玉楊例為解  
許之要亦難察行

魏允中上政府書指進士南企仲乞歸終養聽撫按劾為非常異  
事南後以南京冢宰家居壽躋八十撫按循例請存問忽奉旨  
查其有無過惡尤異事之一萬曆初年事一近日事時顧憲成  
劉庭蘭暨魏書各深切

張文敬四維於江陵敗後不貳反正功論者顧者絕其冀日遷事  
江陵狀然則華亭之於分宜非欲張當國未久以憂去甫釋服  
驟卒不竟所施使吳門之得徐汝之為名士君子志大有為於

天下亦自有幸分哉

故事日講必尊宿老儒自萬曆乙亥王山陰家屏沈四明一貫以  
史官進去其戊辰登第總七年越登講筵昔未有也且江陵心  
眼之明後癡雜進矣沈自云始聞命不信已果然逃之如遁死  
不可得究類余初被命時

申文定為翰撰時念政機所錄出主者多濶畧下吏得錄為奸乃  
集考諸大事因草列為定例亦聞沈四明蚤歲閱邸報日有概  
音後各得力所抱負固自不凡

莆陳尚書經邦在講席最久上嘗呼為白面先生不名以壽宮

議一婦不復出閨。蔡時禹疏云：陳經、邦魏、學魯、毫無他過。徒以張四維所善、彈章繼及、相望去國。廼知為忤申文定、歸也。時張申之隙、方構。

萬曆壬午、以元子生、加兩宮聖母徽號、各二字、忽有旨、增加慈聖徽號四字、張四維等持不可從之。按此大典、禮所係、豈容小軒輊、其若論曰：制慈聖、還戒二字、為是不見成化中尊慈母懿錢太后事乎。咎在登極初、江陵唯、內比致兩宮、無別益、思彭文憲執奏之功。

論李植者、謂其劾馮保、疏緣張宏門客、築新爐為之謀、主逐保、因

結好于宏又謂植謬自矜翊稱天子呼己為兒語不知何據疑  
太苛詆然觀其意氣凌厲日增、搆闢不休或驟致人見疑或  
驟譽人見沮微有如王肅疏所云豈亦不善居功名之際者耶  
時孫愈賢蔡系周既論李植乃有造為匿名帖假二人名或云輔  
臣許國授意為此當時輦述詭秘議日滋有懸書于沈宗伯鯉  
之門者有塗改楊太宰魏春帖者卒莫得主名若狂然亦一異  
也頗似宋慶曆初年

趙用賢疏陳江南田賦有何越職責為徇私沽名即沈思孝救  
進士彭遵古等三人亦正論也復以改官怨望借事遲思詞諂

詰之謂當事意全無異同吾所未信

故事京朝官六年外官三年一考察其後執政者有所處分輒非  
時問行之謂之閏考大都快私臆為報復也耳萬曆十三年從  
南贛巡撫張岳請除閏考法令仍之省多少葛藤議論岳嘗手  
江陵奪情議知名

郭惟賢以南臺薦吳中行鄒元標等謫黃道瞻以兵垣劾張學顏  
劉克誨等謫各蒙召用仍謂：不少桂郭劾陳炯黃救王民社  
等復落職屈指 神廟中吾郡省臺則必以二公為首出焉郭  
後至侍郎謚恭定黃僅改銓曹以沒輿論惜之其從叔尚書克

續續亦稱

或請蠲帶徵錢糧者司農王遵駁之曰常賦不可輕蠲猶有罪不可輕赦罪赦犯法益衆賦蠲逋負益多必本年之起運全完而後先年之帶徵可免按此亦一見然循是無蠲免理矣違初以善楊繼盛得名其後為司馬頗傷嚴急用擅留御批罷去出處具可觀

開膠萊河工嘉靖中嘗一行之未就至是遣工部侍郎徐杕任其役復命兵部尚書劉應節報部務前往閱勘以議倡自應節故也尋為山東撫按李世達商為正文章持不可計亦屢難之

後屢議竟寢

趙錦以南吏部尚書改左都御史時通政使倪光薦加工部尚書  
銜班錦上錦謂光薦銜雖尚書仍掌通政事豈得以通政加都  
察院之上乎事聞詔加錦兵部尚書掌事以後凡自尚書改者  
仍繫部銜著為令

吳襄惠文華督兩粵數著戰功廉潔推制府第一海忠介過之顧  
瞻堂宇數曰今日方成衙門宦履疇然脫絳大司空之名高卧  
連江稱吾閩先輩完德

王恭質用汲鄭恭介世威威顯馭姚江學於侍郎居敬按南畿亦



既就講徒坐外調吾鄉夙尊奉程朱墨守不少變風氣尚苞蕪  
未開究得力顧反在此

許敬菴孚遠守建昌羅近溪其邑子也頗不相中後起佐南樞興  
楊復所起元俱以部堂講學楊為近溪高弟持論殊漸生形迹  
耿天臺之于李卓吾亦然

胡清虛浙義烏人初為陳大叅門子以惡瘍遂偶一道人率之入  
匡廬終南習靜越數年出浙士紳遂翕宗之羅近溪攜二子與  
共游曹溪二子道場無何胡病死王龍溪亦嘗從胡納贄大抵  
學道心未堅固欲導魔反為魔轉又吾閩蔡寧一蕭姓者傳其

後鬼術能為人接命近溪亦酷信之二溪同好遊好干請屢受欺不悟強託於無人無我之學殊不可曉

許敬菴以吏部郎出守快：欲終隱往見唐一菴請焉唐曰我二十九歲建言歸今七十四矣念未嘗一日忘起也惟枉已則不可耳汝前途自坦但踏實地行毋貽後悔許懜然遂之請任其後朱平涵國禎嘗師事許問曰先生初聞謫報時意下何如許荅也有兩日不自在徐云若在今日則否朱率爾曰先生前句是真話即是聖賢話後句創多了許亦稱善唐如老女看嫁朱如高僧罵佛信口信心毫無遮飾純真講學當家

孫月峰鑲戴楊世華事極有理云楊性緩生平得緩力在南曹有  
公不非同官某據臂欲往爭之楊遙呼之曰來既至曰姑坐因  
纏綿作不了語遲延久之不果往已而事白天下事真有的行  
理得之者誦之不啻佩帶

廷對自有体古今稱最直言者賈誼次劉蕡二人有何建立此陸  
文定規孫月峰語也新唐書於劉蕡贊引董仲舒之對武帝詞  
緩而不逼意同是

鄒應龍初極論分宜著聲其撫滇乃以墨敗吳時來董傳策望亦  
漸損是故君子貴執持晚節也每見建言諸公李植沈思孝被

人攻訐動藉口前事云

巡按廣東御史蔡夢說首請釋故相張居正子嗣修雷州之戍稱  
義舉矣張季子允修愛尤篤嘗以制義求馮時可序不應屬邢  
侗為之邢卒蒙譏陳與郊亦雅往來時有五先生之號使張不  
沒者又鼎甲矣不患無邢陳其人患後來如夢說者少耳盛衰  
之際可以觀士信矣

神廟偶傳旨免朝主事盧洪春疏云外議籍：謂以試馬傷額恐  
為臣子所見姑引疾自諱耳此何等語其後給事李沂劾大瑞  
張鯨處分未盡法謂鯨廣進金寶多方請乞所致奏入各被

嚴謹二事誠非所宜言近於翹君過自名傷益垂納牖之誼宜  
並不克

萬曆丙戌夏四月盜竊文淵閣印詔嚴緝莫測所繇改從鑄給時  
申王許三公政當國論者謂閣權自是日輕矣若或兆之唐裴  
度時中書亦嘗失印後得之莽竟杳然豈所謂事急授之水火  
耶

聞臣稱輔政佐理已耳申文定嘗一被旨曰總政錢一本亟以為  
談謂與總督總兵任此內者也非故自尊大然前後亦稀見最  
蒙眷只諭元輔先生今章奏間或明稱相臣非是連本朝不立

宰相之義

申文定以講筵久廢因請令講官遇傳免期仍進講章從之按此亦老成長慮而寔開後來急荒之漸循走愈罷講矣不曰有日進講章在乎其面恩官遇免朝三次許具本奏知亦始文定時臨御遂從此益稀

閱沈四明閣揭始知萬曆十三年出郊步禱之後有深意時大星入南斗舊有天于下殿走之占陰借是禳除之耳然不妨德舉計出申文定諸公幹旋力

左副都御史張岳直陳圖是一疏自申王許輔而下楊巍舒化陸

光祖潘季馴趙用賢吳中行沈思孝羊可立江東之李植咸加  
評品互寓褒譏餘如齊世臣吳定孫愈賢陳泰來等或代為洗  
雪或陰有雌黃而獨以龔懋賢龔英仲度蔡系周維蓮為奸  
邪彙，數十人自馮恩上百官圖後未有也張也賢乎哉夫  
我則不暇

吳時未磨仰庇同先朝建言杖譴表著風節忽加以鑽營吏部之  
名事影響無據趙南星唱之史孟麟姜士昌等和之臚列多款  
余未敢從也惟是二賢與申王交夙善疑端始此士固不幸有  
當路之知哉若黃洪憲王肯堂跡踪顯暴又難例比

謂張位沈一貫之予告李長春韓世能之改南繇徐顛那排擠故  
謂沈鯉趙用賢之引去吳中行沈思孝之被謫繇黃洪憲媒孽  
故未盡然總當路交厚故累之居其實欲避其名得乎為二公  
計去之可矣

薛敷教以一觀政進士疏叅臺長且連及政府有平津曲學金陵  
險陂之譏不謂之出位可乎當日只合淡、發付聽暫回籍依  
常調銓授彼自氣冷緣多却唐仰庇寺發憤揮駁有駁隨有救  
此煩言所為日滋也至陳與郊疏因敷教併醜詆建言諸臣則  
其離本題目愈遠矣



詹公為吾鄉名德其主朝不但駁薛敷教已也又嘗劾饒伸方王  
衡同諸舉子覆試時部議欲輕一二人示公獨持不可跡涉為  
申王迴護致謗有因亦終是出頭肯任事人異諾、輩家居闔  
門養威重衆賴欽式

許文穆疏云小臣一開口不必是即為風節大臣一開口不必非  
即為朋比小臣百詆大臣輒以為不可屈而抗威權大臣一侵  
小臣便以為不能容而沮言語世道至此亦可慨已數語曲盡  
彼時情態

陸五臺光祖與江陵同籍雅善多所規諷如王員外用汲攻陳炯

疏禍衆不測得陸一言而解僅編管去徐華亭晚家居無恙亦  
賴調護力其以文選郎即擢常少見摘於孫丕揚御史坐削籍  
後起柄銓力推數孫或云其人頗挾術任數然否歟即此數端  
居然長者王太倉劇詆之謂其乞憐於長洲之前柔若無骨疑  
非實錄

許弘綱自兵科都給事調補吏部辭甚苦至如銓曹惡聲私怪之  
閱選郎劉四科疏始知政府欲用許子偉許潦倒公論不堪部  
特議調而弘綱懼子偉有言重拂政府意因以辭讓自解展轉  
避嫌近多事矣用人公共政府亦無庸私憎喜其間覺申王二

公未盡忘此

吳縣太倉當國日蘓松兵備得連擢為巡撫疑所私德也蘇守石  
寬玉有善政被叅罷職復疑所私憾同叔世人情薄議論紛易  
滋葛藤抑亦有藉之口者乎夫惟無作好無作惡一端之蕩平  
正直之遺斯純則矣

鄒南阜持論独平即初攻江陵尚嘉許其才志晚益含私非特不  
罪之已也朱文懿慶行狀出鄒筆特詳婉復為中文定集序或  
有褒揚共同里羅大紘給諫見之怒甚勒令毀革謝過乃已動  
沾以一己好惡苛繩天下最群賢受病處反以徵吉水學問

之馴

鄒元標起銓司條飭吏治內引耿定向云彙撫閩得副使鄭汝璧  
行錄票有法一省造福引譚綸云驛遞惟嚴禁白牌餘部寺兩  
司雖無差遺勅書如丁憂養病陞任等項當恤其情各于所領  
路引文憑上給夫馬小票明准應付二說咸有閱因休又各本  
所見聞不沒人善

雖于仁酒色財氣四箴太傷統切又一海剛峰也時有毓德宮之  
名出視輔臣賴諸輔力請寬宥疏留中以他事僅從罷職猶聖  
度如天之美雖後亦鮮他見

方 神廟冲年諭輔臣曰先帝雅好珠玉朕思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好之何用張居正對聖諭甚善但恐有后妃時不免要用上曰亦不可也語何苛英明庶幾有投珠璧之風矣怪其後恒以貨財為累

萬曆中川湖貴採木之役往入岷崖峭谷間呂坤疏云毒霧交蒸蟒蛇雜處旬始過千夫難移隔澗安橋越山引緯每日一祭神明每行不過數步恒憂磕損復致壓傷及其拽抵河干履之俟秋水漂流尋多底滯蜀人至為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當日危苦可知

徐貞明議興西北水利業有緒竟沮非徒熱威中貴旁撓之已也  
沿邊土曠田無糧額軍民種之久矣墾為田勢必起科預相驚  
曰是將以漕糧困我誇易騰功安得就故惟永不起科四字為  
墾荒興屯妙法

給事蕭彥自云往閱視寧夏古所稱塞北山南地也有水田旁漢  
唐二渠不可費力卒莫就墾者詢之曰茅足食已矣何力田為  
強驅之如赴湯火信北人游惰有素所以于東所有天時地利  
人力皆異東南之說

江南歲運到漕糧偶經雨濕潤管倉部臣不聽輸議却回責償漕

卒洵、賴閣部調停以十三輸京倉餘留通州其輸倉者到隨  
發不限時日初諸軍祇有雜色石司農星急索釜對衆炊飯  
皆可食始以次支給無譁者是役也申文定處置頗得宜而司  
農亦慮機敏

上陵陪祀禮宜肅楊錫茅國縉以御史糾儀夜醉誤入他班傳贊  
跪拜糾儀官例站立亦誤相對跪拜為左都御史陳于陞所初  
聞之駭西誓戒齋宿禁謂何

浙撫按請存問原任禮部尚書董份御史萬國欽諱罷之萬自正  
論褫羊官安得有存問禮董為吳門姻撫按疏微有所窺意亦

不全為董也罷之是

饒伸論戊子畿閩事申文定王文肅各求罷許文穆方典會試未  
撤棘諸司本章送文定私宅票擬文定仍封還 神廟驚曰閩  
中竟無一人耶於是逮治伸慰留二公本章乃有私宅票擬例  
有封還例閩葉福唐時狃然

高桂饒伸二疏同屬疑揣省臺諸君遂交章論劾之則明有阿比  
輔臣形迹又楊巍高啓愚前事矣即廢試八人中文理非盡純  
中量鑄一二人未為不可槩稱入教併彌封官亦免罰失太寬  
縱何以謝言者時惟于東阿宋伯稍持正議餘概靡然矣于竟



以是抵牾歸

喬璧星規王文肅殊有体自宜虛受閱王疏云臣以容有授彥聖  
為休、璧星欲無容媿為休、覺辭氣未甚平也大約申氣  
弱近深王氣勁近淺然申能容魏元貞李三才而王不能容饒  
伸高柱亦疑有優劣分

許文穆求去得旨云卿昨誤隨小臣之後以過大典茲復煩聒者  
何幾勦之歸矣小臣指工部主事張有德以疏請冊立故未幾  
申文定亦罷申許故相懼其去也亦微有不釋然者許乃率微  
抗忤名事出望外

申文定即杜門稱病間揭自宜首列其名詎容抵賴惟揭奉御批  
無該部知道字樣例不發科抄誤發之後索還之形迹顯然羅  
大猶屬職掌黃正賓难免肆凌自古豈有中書官忝閣臣事耶  
法紀凌夷盡矣

王文肅蚤歲力抗江陵為一時氣節領袖比當國舉朝望之太魯  
而文肅亦持之太峻顯誚江李陰扼吳趙最其病源燕之三王  
並封論委屬過舉失海內心遂為諸年少藉口顧才守寔無可  
瑕疵者骨老挺豎徒以得過于頑涇陽諸君痛詆之幾若不可  
方物焉者如公論何

彗星入紫微垣占非吉王文肅請以冊儲解之謂太子象曰前星  
於帝星近至引民間歷災衝喜之說早婚幼冠不以為嫌往  
借子孫之吉祥權父母之凶咎為詞可謂婉於持論瀝盡苦心  
者矣竟亦未允

王文肅冊儲之請每題揭卷詔成手書親自封閉其以癸巳冬召  
對煖閣亦獨召諸同官弗與也才本工於條奏加之懇款間止  
用俚詞如為主疼熱平白受閑氣等語越親切動人嘗被詰鄉  
揭屢及皇貴妃何說直答云皇三子係貴妃出天下不執貴妃  
誰疑乎懇直至此遂得出閣諭教旨事終賴文肅力覺申

文定緩王文瑞激並非其比不得以並封偶誤故既誓  
及之

神廟於東朝一事始終遲疑初擬某年成禮矣旋中改議三王並  
封議皇三子同出閣即既奉出閣旨猶以經費訕幾再議罷每  
每別出枝節巧借題目若不得已姑免就之者其諭王文肅札  
云朕不老又無重疾二語想即其本懷或以世廟立儲遲  
寔永穆廟立儲早寔促疑有邪說陰中者亦未知果出是  
否也

初皇三子生進其母鄭為貴妃孫如法言恭妃誕育元子五年未

聞進封鄭一生子即爾何以釋天下疑坐謫誠愛有所鍾聞恭  
妃宮中左右亦屢遭杖斥非鄭埒

光廟出閣後講最勤嘗以寒疾未愈閣臣為請教日假不許直講  
官恒以五鼓呼長安門入劬甚歲節無分毫賞賜群疑籍，漸  
復有蔣子置棄之論矣攷東宮輒講自甲辰九月始後惟丙辰  
八月出講一次耳餘槩罷

國本之爭吾郡持正議者黃侍郎鳳翔李給事獻可何儀郎高遠  
皆罷歸黃李詳王文端疏中李蚤逝黃後至尚書沒謚文簡何  
至侍郎名德並鄉邦推重云

王文肅閣揭有云鄒元標本樸愚書生無他奇畧繇吏部改南亦非有大挫折而諸臣爭之謂此曠古遺直也宜亟起用李材雖富有學問年已近暮不能覈實報功亦豈無罪而諸臣爭之謂此曠古奇寃也宜亟叙錄如此望轉移天聽得手請將元標改監司外吏用材矧例改發充軍庶用舍兩得其平按數語處分妙甚惟文肅得謗亦坐是夫以舉朝所欲驟登之槐棘之人傾斤，擬僅監司身為射的無怪乎闕弓而射之者衆也

王用汲鄒元標同攻江陵得罪王起至南刑部尚書鄒為主事議者謂王何顏居鄒上王頗不平語獻臣曰涉世用則缺不用則

全觀王荆石公可見使南臯終不用則已不然亦未可知也鄒  
後繼憲果亦落。

李材巡撫鄖陽大開講學至議戒兩月兵糧供生徒費又改叅將  
署為書院并伍閩詒龔有脫中之呼此豈小過誤講學之貽害  
至是夫李成閩在道猶具威儀行到處題修身為本四字刻澆  
山靈學徒從亦衆

趙南星之為考功信清執王三餘故趙姻名麗察典郎呂胤昌之  
於冢宰孫鑣甥也孫為割愛去之所謂彊直不阿者矣然氣亦  
稍橫閣部因之水火馴至銓司空曹未免激成之過至趙

邦清暴悍無禮雖其同里同官亦畏惡之其戾氣耳要即逆正  
氣釀出

陸平湖太宰有智侯名其同楊海豐排擊李植江東之頗為言路  
所持或云平湖不出此不得宰天下收挽復功方趙蘭溪張新  
建爰立不繇廷推平湖直攻之謂祖制決不可廢內降決不可  
落稱偉議矣既奉旨廷推忽自占首列致蒙顯誚何也然終不  
失為名宰

陸莊簡柄銓每汲，以起廢謫錄用老成為事語人曰後進行當  
有知者若老成人漸逼素榆不及今登用終老巖穴矣意尤可



感宰天下不可無此心力

尚書孫鏞請於京察年分自十二月朔始科道官毋後有所論劾  
恐論劾多人將乘拾遺不充致摻括太過流為刻覈也從之  
老成長厚遺意今見遵行

韓世能以日講官乞假并請三品考滿蔭叙許之吏部尚書孫鏞  
執奏三品考滿舊例無過犯彈劾者方與蔭予今世能屢被人  
言且以自請得之非政體按此亦見鏞抗直一端詔遵前旨行  
明示優待講臣意

陳有年太宰召自留都首推李懋檜尚寶司丞不允李吾郡人始

以兵部郎劾給事中邵庶阻塞言路不宜令堂官禁諭司屬坐  
謫外家居久之後稍起終太常卿時即署每喜建言不能盡卜  
所懷來龍蛇雜處矣

王山陰先因災異自劾疏留中同官為再請簡發不報僅遣文書  
官到閩著輔臣傳令入直而已此何体欲不決去得乎其後又  
有旨昨家屏在閩今日何隄然有疾繩之愈急恩禮視申王綬  
甚

曾少卿乾亨議汰京衛官衆詳譁遮其兄尚書同亨于朝王山陰  
在閩聞狀遣諭天下有叛軍寧有叛官若曾敢於禁地遮辱大

臣罪死不貸衛官皆散罷司馬欲貸勿問王不可請令五官詰主名置之法事乃定

孫月峰為陳恭介狀最詳贍中叙閣部交惡始末亦痛快可喜時因會推閣員以舊輔王山陰為首得旨未有旨起用閣臣何妄推且不宜及吏部尚書都御史陳䟽辨謂王家屏七人皆特望所推屬孫鑑孫丕揚為不拘資馮琦為不拘品馮時僅五品耳陳此舉原錯閣臣再起宜特召不宜預延推此舊制明自生觸忤而上意之終嘆、山陰亦具見矣

甲午會推有旨將前兩次原推通列來看因點用陳南充沈四明

二公四明尚在籍南充以壬辰原推越三年點用稱異事銓司  
顧憲成等坐是削籍陳太宰有年亦旋罷歸杖卜多故未有絲  
於此時

陳恭介以吏部尚書罷歸起南右都御史故事冢宰鮮以他官起  
者間借起亦必用原官領之屠襄惠掌都察院楊襄毅嚴恭肅  
掌兵部皆仍冢宰銜獨陳用右都起名用之寔抑之也徒以政  
府宿憾故陳業先卒

趙文毅用賢署吏部議推太宰政府屬用羅康洲萬化顧憲成爲  
稽勲持不可比會推闡臣復不及羅婁江蘭溪屢趣之不應遂

斤歸羅佳品也豈時尚有遺議乎然冢卿一席詞林自朱崑山  
廢常熟後亦寂寥久矣

御史趙文炳疏勅吏部郎符時馨符疑沈思孝寔陰主之併及江  
東之劉應秋李三才而其大指為丁此呂考察發一丁此呂耳  
前抑於楊巍後黜於孫丕揚並招致風波舉朝為喧鬧累月近  
於怪物妖首然異哉

南北司馬孫鑛蕭大亨竟未一推銓宰也彈章數及或防其未或  
趣其去將無過傷逆億乎比如王文瑞相善矣揣之曰吳門別  
有隱情其子太僕用懋借是解嘲于文定鍾，賢者後大用又

疑為箇中間竅致然深文巧詆先不以正直忠厚自居元氣善  
機所傷非淺

禮卿一席頗難處沈歸德以持正不阿見憾政府于文定偶云詣  
朝房向輔臣一商亦滋悠々之議守己徇人皆譏事安遠使未  
李文節署部時明告之聞曰如題覆不當徑稟駁勿顧惜部休  
此最有見究亦無甚相左

沈歸德在講筵垂蒙眷每稱沈講官講得好以憂歸屢問幾時服  
闋命先補原官待其未沈四明之起教習庶吉士也尚在籍詔  
撫按教趣之前輩日講教習可在家坐缺遙補今人不諳故事

驟聞之能無疑駭

余寅試南宮牘沈文恭視之曰名可三十間余不服曰倘前一觴  
爾後一觴我榜出果三十三同于射覆總不以首卷許之亦先  
正文雅馴易辨未易責之今日

張元忭官止五品得謚文恭與羅一峰舒梓溪羅念菴同見詞林  
不全論官存乎人品張嘗題壁云滿腔皆惻隱舉日有神明又  
寓言詩我有徑寸珠。裹之以布衲。盜賊不得窺。夜深弄明月。想  
見其學問自得深趣也

以朱養淳清品馮開之高文致蒙糾緹之讞未傷大雅至鄒泗山

事難言之矣屠隆以與西寧侯家狎昵往來被訐詞醜甚文人無行又一司馬長鄉耶屠集中屢以行誼自飾晚更逃禪要本面目自在

聞三王並封詔下各衙門無䟽者惟祭酒曾朝節一人時王文肅之身受攻擊幾無全膚顧文肅所為得上意正坐是耳旨云鄉為朕家事贊畫費心他日再歸再召徽恩有自頗疑中庸獲上信交之理若不甚符

發帑金五十兩於藥王廟建醮三日夜為輔臣王錫爵祈安稱隆眷矣又諭申時行可代諭次輔錫爵亡女勿過悲恐失治生之



道藹然君家人父子乃王竟因引疾歸君礼臣義庶幾兩擅其  
美

吏部侍郎趙煥遼東巡撫趙燿各以歸養請部覆燿長子也弟封  
彊有年且聽歸侍煥家居奉親日久新承簡命宜供職從之誦  
之覺世間吉祥善事無踰是者

司寇孫丕揚陳省刑省罰約束各三十二條美哉仁人之言乎近  
有祥祥刑要覽者亦就中稍增損之凡初入仕者宜手寫一通  
置之坐側即以待僮僕亦然

湯顯祖自云平生于吏部交遊得二趙一趙南星一趙邦清俱不

得力世間意氣之交多成虛幻湯大計黜出溫都御史純手寄  
之詩曰知君的是誰苗裔曾在長沙困道鄉蓋以溫益窘鄒洽  
事擬之也悵，甚

湯海若廢居久乏紀或勸為黃山白岳之遊戲咏欲識金銀氣多  
從黃白遊一生痴絕處無夢到徽州李淮撫三才馳信來迎直  
吞云身與公寺比肩事主老而為客亦非所能也意氣稜，可  
想湯晚有三夢傳奇頗佳

施觀民守昆陵關龍城書院集諸秀士講業其中士竟奮有魁天  
下者竟以書院為當道詔厲罷去錫山東林之學寔聲是噫備

吏之流為儒林可言也。儒林之流為游談黨錮不可言也。初判然若不相蒙源流隱寓。

孫伯潭與顧涇陽同里。孫初舉殿元。顧尚諸生。即有書規砥之。顧後會試出孫門。其官選郎。值故卜堅不肯推孫家。居禮疎簡於師。生誼蔑如也。賢者何薄道。自居傳孫。庚辰取中。徐泰時頗負謗。未知然否。

諸壽賢以抗疏坐謫。最為高攀龍。深交晚顧。多田產。累高顛。誚讓之。觀其貽某同年書。文不以此時究身心實益家國大計。乃于酒食戲談中。浪置此身。古聖賢有送酒食戲談得來者乎。為悚。

然前輩侃直迺爾

高攀龍初官行人即疏關張世則程朱誤人之說睹周士穎試錄云六經亂天下有餘亦憤斥之為名教罪人其論管東溟全是禪學尤破的操履較諸公信嚴

姜鏡所上奏不審云何觀高攀龍疏云若効輔臣如禮部郎中姜鏡天下莫不燭其奸誰予之手微可悉顛末鏡子逢元至禮部尚書亦不為物論所許

周玄暉以清豐令考選謁部抗立公堂謂不宜辱以南臺盛氣厲

色指願若無人為部糾降調即南臺視作令不信勝耶似弄氣  
量望而知為粗人後以居鄉恣肆致變為撫按所劾坐逮繫卒  
獄即生平可知

如給事楊文舉御史沈汝梁祝大舟蘇鄭之見于彈章者真不忍  
聞沈偽稱饋送祝括取庫藏俱以數百千計鄭按雲南專搜金  
寶號蘇唐僧謂鄭取金如唐僧之取經也文舉跡亦類是聞于  
吳門太倉二輔各有連文舉駐吳每過元輔門輒下輿疾趨事  
尤可哂

布政麻溶居官清謹往反止二楨其卒也巡撫魏允貞為題旌表  
部覆贈太僕寺卿南鴻臚卿張朝瑞沒亦以廉貧徵卹末世難

得此種人謂為神清

龔雲致以御史乘傳多用夫十四名坐降雜職法亦稍苛所直龔  
何致輕耳目之選時去江陵未遠驛途尚廣比萬曆之季以余  
所見維賢郎墨客無不假使節馳驅者冒濫極矣抑太平氣象  
宜爾耶

沈鈇閩詔安人風好講學居官亢忤有耿介毅嘗以府同知糾發  
某巡撫貪狀為當道所憎而諸名輩亦多推重之者末以里居  
警學慮飲章畢命老年事堪惋詫

鄭維久歷邊疆功難掩而以嫁女蔣遵箴吏部事屢經論列謂維

緣茲得督撫任其子材特魚咻詬辱堂官公為楊應宿之倡又有糾其次子樸騙妹夫蔣遵箴重裝八擡致箴氣死者噫父以女易官兄以妹易財而屬怪事為遵箴者亦何苦以身易色為哉

俺荅既款貢父意欲收苗假禮佛為名請于西寧建仰華寺一區朝論初許之為可戒殺導慈亦繫戎索一端而已遂駐為巢牧吞噬各部河洮閑隴漸震鄭洛始決意出師焚其寺虜驚遁去王文肅稱為華佗割癩手云

虜謀搶番惧我或搆其巢穴自款貢後無內顧憂屢報西行至入

套掠其全部落歸我將吏競，恐壞款局莫能救也。番益折入於虜，藩籬全撤，其肅孤危歲失茶馬利，系萬方申王當國持重，厭兵固老成識慮，實非漢人關河西五部新匈奴右臂之義。申王惟專任鄭洛，同時魏學曾葉夢熊並知兵，屢有異議。

鎖南堅叅者西番烏思藏法王子虜所謂活佛也。虜王西迎恭奉之，又樂青海肥饒無歸志，其卒遞迤東及酒泉張掖間，勉鋒鏑虞者故鄭洛侯于趙功佛亦與有力焉。烏思藏在巴蜀徼外，北與羌接，其僧有灌頂國師闍教輔教三王及大乘大寶二



法王之號

忠順夫人三娘子以一虜婦配三世閱四十年垂老犹懾伏諸部  
方侮谷死夫人意嫌黃台吉老病不欲婚則中邊為皇，然及  
黃酋死子扯力克當嗣幸而婚成至舉朝動色相慶真屯物也  
度其才當過人遠

利瑪竇初從天津來太監馬堂解進京為禮部所駁以會典所載  
無大西洋圖且所携天主母圖及神仙骨等物屬不經議量給  
冠帶遣之時蕭然一旅胡耳今其徒遂徧中外非苟然者所傳  
天學格物學亦特精辨

延綏鎮設邊地漫行風沙壅積或高至三四丈旋扒旋壅數日人  
功不能當一夜風力凜司馬宗濬嘗一議扒沙役半載費數千  
金又晝夜糴師如防大敵然工甫就勞劇甚矣開塞北燒荒狀  
頗亦稱是

國初沿邊地曠盡給軍間有肥瘠不同令視其歲收之數叅較之  
謂之樣田其後輿區腴產為將領豪右侵渙所遺僅硤礪不食  
之士而已議屯田者至買田而屯田昔未有也詳聞董應舉司  
空集中可為浩歎

易州賑專司柴炭供御用者詢止三種木曰青信曰白朮曰牛筋

總謂之甲木尊其名也惟紮荆關六十里至金水口產此萬曆  
中管廠主事張新請於廠後隙地植四萬株徑之炭長尺大如  
小椽火力可竟日不衰每召對閭臣直房中純燒此俗呼為紅  
蘿炭

使琉球舟必合抱造必累年再設桴翼造水帶桅木尤極堅鉅至  
載棺以行函銀牌于前書某使臣棺俾見者收而瘞之危苦可  
知李文蔚廷機嘗授鄭端簡議罷遣使臣止諭彼國差官候領  
最得體造福弘多

給事王元翰疏云雲南去京萬里往來僅黔中線路聞滇西有金

沙江有舟通馬湖東有西粵路繇普安至田州不過添設數驛  
可出荆襄達金陵俾入滇者中猶黔東繇粵西繇蜀水繇四途  
並進滇可長存而黔亦無所慮不知此說尚可講求否存俟識  
者

謝肇淛有云今海內大勢當以天壽山為北岳羅浮為南岳鍾山  
為東岳黠蒼為西岳衡霍為中岳相去四五百里庶足表至大  
之域無外之觀然未考為拘儒道也按中二陵稍涉曲筆無已  
或醫無閭九華可耳

王太僕任重吾鄉前輩觀所圖延寧其固要害邊形虜勢宛若列  
眉里中鮮傳者將無德掩其言

以上一百四十六條

國史唯疑卷之十

萬曆

本朝凡皇太子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為僧名替度今京師承  
思寺乃 神廟為其替僧志善建也剃頗非雅度亦宣德後古  
耳二祖時當不其然

潞王封國本擬楚荆長間以逸解因封衛輝初頗驕逆時徵服  
出城遊戲撫按以狀聞慈聖特降詔切責之 神廟亦賜書  
訓諭後雅修殿珠得此番懣怒力

丁酉六月三殿災稽本朝殿災之年永樂辛丑嘉靖丁巳及廿

凡三見先一年乾清坤寧宮火有誠意勳衛劉世學知象緯  
密語人曰火氣未已也尋驗

四孟享太廟惟孟秋以子時餘皆用午事見太常考至 神廟初  
年秋享亦改用午時而以其日寅時省牲今四孟俱昧舉行禮  
在寅卯間惟歲暮拾祭一用午耳此余所親見視曩昔異不知  
禮改自何年

親王講讀官選進士中二人授翰林簡討滿三歲仍與外選  
例也攷潞藩講官董樾等以九年滿從閣臣請陞樾修撰  
仍管簡討事獨破格未免洩覲觐端

朝鮮國王屢疏求立其次子光海君暉為嗣不許時國儲未立  
中外危疑持議者於長幼之序確乎其不可混非萊從朝鮮  
起見故也寓意頗深微可思

河東池鹽視海鹽異下有鹽根上有鹽花遇風輒生風雨調輒  
鹽後池遭水患鹽花不生撈採為艱始設法澆晒其行之山  
西者撈鹽也行之河東陝西者晒鹽也晒鹽味苦鹽了病之  
萬曆初兵科蕭孝請行花馬池官鹽以稍息解澆晒之累  
議亦可參

汪司徒應蛟云海水味鹹人謂能爛苗特意揣之耳海水乍過



而乾土而輒起鹽寸許苗根透之果壞若使田中常蓄水入中鹽味更能肥苗蓋鹽未出水含潤性生氣與乾鹽之能抽物液者迥殊驗之信有奇理

張洪陽位請於近京十里築四輔城各置兵萬人即以京營武班軍民壯充之倣南京浦子口制議竟落：近業城虛濶又通州華華城去京並四十里形勢非迂固不在區：羅璧剛也即敵臺宜建近堡警亦非得力

莫登庸代黎火為都統制爭在嘉靖年間黃翁為達坂岳諸公多少籌畫比萬曆中莫運中稟有黎惟潭者起驅逐

莫氏請給印仍轄治安南許之屈指未五千載而黎莫互更  
若循環然夷運之無終窮即是可徵

西寧之變時氏實為戎首既兵敗勢蹙乃殺許朝劉東陽以降  
為脫罪地其部下夷丁尚多某夢然決計擒斬之是也時梅  
國楨意頗異同題詩公署云軍門忽下坑降令官市翻為奴  
奪場微指可見某訟言寧使臣負殺降之名絕禍本不敢拘  
衆人見貽誤封疆部覆姑不得已而解之願論功實某勝送  
雅寧有輕赦理

魏學曾初以時悍叛師繞遠繫馮幾不測太僕卿王汝訓獨疏

明其功得從末減王夙持清議萬曆末起自謫宦每朝端有  
大事衆輒問王洪陽云何是後也或謂葉慶熊李如松寔傾  
學曾攘其成王疏當非無據

西疇未平浙撫常居敬頭自提一旅赴寧夏殺賊業得請竟沮  
忌者然則葉慶熊梅國禎非與曩值方隅警報不乏慷慨請  
纓之士今即當局人避之恐不克矣

寧夏獻俘次日傳聞臣趙志舉等凡過當朝御門侍班可登階  
於滴水上站立志舉等具疏謝按閣臣過朝行禮畢例植  
東階上侍立金座旁相沿已久茲云始萬曆壬辰何也不

知前作何規制誠所未喻

方朝鮮陷倭報至尚書石星請即日就道往決戰守必一倭不入者奏凱還不則自耳軍法星此舉殊有果毅壯往之風怪其未乃爾不稱及稽李宗城逃後星復以削官銜留妻子身往軍中察勘為請然事已無及

沈惟敬使倭猝被縛隨行多死李宗城乘夜逃還或為詩曰點肉暗藏蘓武節抱頭忙著祖生鞭見周孔教疏辱國甚矣宗城故臨淮勳衛也誰舉者百死何贖

以兵部考察軍政誤四司官及南北掌印科道聚從降謫凡三

十餘人幾空署矣英主之驟威溢怒至是夫時王太倉已行  
屬蘭溪新建為政頗非上所急也疏救置不省惟陳南克另  
列四款以請較婉僅報聞開礦爭察亦自是年始上明云錄  
輔臣張位請張懼不敢辨

孫王揚太宰以乞休允放發憤詆閣臣張位黨沈思考等共逐  
時賢蓋自謂也中多鄙疾語閣部故積嫌至顯然出疏相  
攻為從來未有怪事所非淺

山西巡撫魏允貞疏歷指輔臣罪狀上以允貞為屢推不點撤  
潑故繆諭輔臣不少深辨特以撫臣攻政府直若尋常然

亦異事也內云張位恨尚書孫毓孫丕楊頌之去併逐毓弟  
毓丕揚友呂坤說甚長位辨亦甚悉

謝杰十漸張養蒙四好呂坤十二收之疏儘稱危切不省亦不  
怒若固闇然那得許堅忍性情空濶度量昔云以規為瑱真  
於此日見之耳章奏體壞亦始是

呂坤直陳天下安危一疏躬齋到朝門號泣投進自其忠憤所  
激而求多者更云疏列天下事備矣胡不二反國本援為他  
日進閨範之證好事難做疑端易開說安所底窮為呂計  
得終身廢屏猶其幸遇

劉應秋自南司業疏攻閣長自其柳張昇羅倫本色湯顯祖  
為表墓乃比之柳宗元云曩新建張公以焚贊東征事與首  
輔蘭溪左樂中不測去諸往來新建客咸受重劾劉與焉  
頗咎劉輕發欲速其功聞張初款援揚一清翟璽故事出自  
經畧為趙固駐止說本是

曹學程擬辟頌繁真出意表方李宗城黃夜潰奔舉朝震  
動上數遣風力科臣一員往閱勘閣部持不可學程適按  
近畿循例疏問詞亦非甚激訐且旨差科員不差御史此  
中有何規避而勅逢雷霆之怒乃爾乎命應十餘年因圖

即天意若故顛倒之君天也抑復何尤

楊方亨疏發本兵石星密書大指欲苟先封事星亦以方亨密揭進呈至云總督孫鑣與倭將清正私通遺之四綵幣令入犯破壞封局時清正主執行長主款陽相左以愚我星不覺為所賣陸被術中事急反誣督臣自解非通論矣使倭僅數幣可招者逐之易耳

丁應泰劾楊鏞併發張位沈一貫與編私書張有福福與君共之語沈有上疏瀆先校揭以硬措手語且以原票留中者密示稿上忠傳五府六部九卿科道會議時二輔俱危甚沈尤



多洩密過卒之張去述留不解何故聞沈認罪疏頗慙懼  
為上所憐非也恐別有得力處

張位辨丁應泰疏有臣一毫無覘語上曰楊鶴為卿密揭屢屬  
致債師存國尚言一毫無覘忠義何在著問住去尋以戴士  
衡憂危竑議書削籍傳上和得應泰疏嘉為忠直書其名屏  
間至幾以是授位

初戴士衡奏鄭承恩聞範圍說連及呂坤承恩續奏士衡憂危  
竑議連及樊玉衡嘗大作雀臺益推廣之波累多人諸士  
衡為張位所舉士又全於其邑夙相善也蜚語不盡無因幾

幾乎滔天燎原之勢矣

呂坤曰纂閔範何緣鄭國恭見之即以達貴妃焦竑自纂養正圖何緣陳矩適至取去遂經御覽繼云事屬偶然預安得巧湊乃爾罪呂為巧媮宮掖希圖策勳誇焦為陰結權璫營求大拜法危甚繼彼此宜自認過夫惟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為心即邪說挽之得乎

焦竑舉己丑殿元自云同此陸徐士彰試南宮題得回之為人也章徐曰此決非孔子之言何故置此一物胸中乎笑而然之按徐語極有理致可參

鄧元錫少師事黃司訓時患意廣經史子集成喜博觀或云  
母已荒乎師曰譬養龍隨其所嘗豈必膏梁耶又患氣  
所歎為果銳莫過或云母已戾乎師曰譬養虎隨其所如豈  
必拘繫耶深得薰陶良子弟法

文選郎王敷為給事胡汝寧所劾御史馮從吾極言汝寧儉邪  
害公狀部議汝寧請外教仍供職數年采銓臣得伸其職僅  
一見是年汝寧嘗疏請禁插田錫廣好生德人呼蝦蟆給事亦  
宋末鷲鵬諫議之比

丁憲泰既攻去楊鶴苛氣益張朝議遣徐觀瀾往勘徐亦多

所附會致有判眉割髮之變因用楊愔文易之時訛言繁興  
至謂關部皆受重賂倭實以期退得旨七年狂寇豈五十金  
能買其退之理功准優叙議始決

揚錫素與寧遠諸李厚方蔚山之戰陳寅業乘勝先登錫不欲  
寅功居李如梅上遠麾軍退功重成復敗其後又專任李如  
相致有三路喪師之舉錫在遼最久翹遼禍錫寔罪魁臨  
老就戮厥微天道

方東征師未決餽餉艱阻或有義開礦于鮮談屯田置戍于遼  
者尋報罷聞鮮人絕不用錢銀惟銅多亦不諧開採時我

將吏頗不戰為鮮厥若觀宋應昌行移云平壤婦女至登城  
助倭擊我師情景具見

馮文敏琦策倭云倭絲遼左入成橋耳絲天津入暫擾而即定  
若絲登萊登岸而西散掠郡邑間及客為主中國憂自此始  
矣按馮北海入自為桑梓慮耳吾未見津運咽喉可暫梗塞  
其其間者也倭亦卒無所入

兵部曾偉等議倭奴疑貢謂疑入去不疑亦去疑亦來不疑亦  
來善矣中云宜遣使齎勅至朝鮮責以失國狀武諭其國  
王令自退問密約彼中一二沈毅大臣呼吸從步立其子

光海君瑋督全死守嗟乎此鄭陸班傳所難空責一海外使  
臣能乎真儒生見也

朝鮮之後張文熙太僕請調集吳越閩廣舟師往搗其巢奪其  
東歸大海港：不知何巢可搗江囊沙河設關千載一轍待  
撫閩許字逸亦有斯議不果行然聞白死耗寔自閩閩謀偵  
得之

經略宋應昌罷顧養謙代養謙羅珠鑣代鑣羅楊錫代錫羅萬  
世德代卒收功於邢玠乎首尾凡七年始以封謀終鏖戰結  
晨得力在擒送沈惟敬一著其禍本也

王文瑞有云西寧之圍，單微可下，而當事欲就李將軍功名，輕發大師朝鮮之急，偏師可援，而當事欲就宋中丞功名，遽從遠討，經此二使，帑金各耗數百萬許，按二使雖勞費，戲靈亦賴赫濯，金山陰當國未審作何結局耳。西寧所不敢知者，秋鮮僅偏師力，談何容易。

方東征局未結，遽以平壤之功，宣捷告廟，叙賞文武，有差誠屬非算。禮臣羅萬化疏，爭之不能得，因決意歸，所謂不得其識，則去者乎？于慎行亦云：封賞是禮部職，掌兵部謬任之，禮部膠委之，俱非是議最中的。

東夷王台以擒戮王果功加龍席將軍名號既崇而於中朝公卿體復無所襲妙甚聞俺荅初受順義王封不識何官諛者給之曰禮秩與代王等邊吏當拜及奏政朱裳詣其營迫令下拜裳恐壞款局遂屈膝焉蓋名器之不可輕假如此裳宜以尊國論

播州宣慰楊相前避禍逃匿水西為俎水西人斬其屍勒以地贖播難之或為謀曰以鹽水漬紙晒乾書荅予之三年後少碎爛不可舉因與爭地彼自無辭從之果如所料相即楊應龍之父諺曰思播田楊西廣岑黃又骨田勸醢參商播凱



信其險譎有素

陳璘劉綎稱名將方征播各遣人詣總督李化龍巡按崔景榮  
家厚有所饋不納板紆發而播首揚朝棟至密授賄兵部尚  
書田樂為其子爾耕執繫獄事聞嘉之時金錢廣布即首輸  
爾耕噴有煩言怪惡如爾耕猶有小善足錄如此後值董應  
舉天津屯田所田亦多

李襄毅化龍寸殆不戒王文成方揚應龍破碁江鋒銳甚我  
師未集姑以撫綏之群議請移鎮重慶心念重慶天險守  
易耳督府非居外調度不可賊尚遲回間張移鎮愈速其

叛因堅駐省城料理踰月所靳固調兵亦集遂分四路進所  
調九五省每省只三千人賊莫測兵少餉易供卒乃一鼓殲之殆  
如脫兔其視文成緩出吉安急攻南昌之智彷彿如出一手  
征播之後水西始猶觀望李襄毅惡其反覆欲併滅之黔撫郭  
子章持不可郭最為安氏訟寃亦賴襄毅呵喝籠御力比播  
平安頗効順吳元濟擒王承宗自破膽是也後復求分播地  
襄毅屢爭之始終與黔中論相左

黔蜀之治土司蜀恒主剿黔恒主撫蜀富於黔物力較充黔通  
於蜀情形較確在外督府恒右蜀在內閣部恒右黔蜀為

督府駐師處詞易入此李袞執所為不聽水西分地而黔既以撫為名局易結老成慮禍者成遜心焉朱文懿李文節之力主撤兵議寧赦安克臣罪不問亦職是也至激為奢崇明斯無赦理

李長恒破虜平播治河總樞咸奏績 神廟嘗欲加五等爵為旁尼止它勿論只開沕河功運道永賴靖遠威寧寔豈迺過即與伯爵封非忝

詔福達廣西各動支餉銀拾萬兩接濟貴州為征播需也煩費可知抑曩尚有動支處後可望涓滴乎閩庫所積幾三

十萬司天啓中為奮布政沈演括助賑工藉之嫺瑣致高官  
閻儲索然論者至今恨演也

平倭平播兩獻俘上御樓受賀輔臣援昔年遼左獻俘例求登  
樓扈從一覲天顏不允僅令隨班行禮而已堂簾之隔未有  
甚於此時益歎過曰之為殊遇

李寧遠鎮遼素習欺罔晚遊甚屢以出塞為名所戮多偽級  
時有懷袂之說民謠曰帶著人頭去殺賊督撫部科率其其  
重賄無敢言者或有敢戰偏裨輒為巧陷死遺禍之作大都  
李檠稅瑄高淮尤貪虐

遼東總兵鉄屢推不報中旨用李如松言官文摘為斜封暴勅  
之漸請仍付廷推不可嗣虜至如松死之仍用其弟如梅代  
李氏父子兄弟並建威遼疆三世為將不祥最後用李如柏  
茲隕家聲與遼禍若相終始

趙蘭溪屢為言路指及連章求罷有云昔權有所聚勢重往  
往附閣臣為捷徑今權有所分勢輕往之攻閣臣為名高詞  
意殊寫噫為閣臣者亦何樂以權勢自重為乎要思所取  
輕何故聞趙頗有干請狀

趙文懿既病卧私邸經年不能奏朝請上於政務亦不復詣

詞僅載節頌發而已亦闕以病清為家人輩所持致傷濡

悉將庶言士劉綱有疏劾趙坐外請

御史蔣春芳以首輔趙志舉子鳳威官兩淮運副於人已上  
下之間俱屬未便疏易之夫輔臣子不冒濫科第足矣詎以  
外補為恨惟淮隄糧地蔣姑隱躍其辭故事輔臣子蔭尚室  
中書改外明有戀羶跡

粵東巡按顧龍禎與布政王泮不協至公相詈毀裂冠裳鄙  
哉洵仕籍之羞也事聞各解任聽勘部覆謂泮故挑觸使  
怒機尤深碩臺網掃地盡矣

倪涑以荊州守魏總漕褚鈇被糾發聞其在近日尚是尋常  
交際涑舊為南兵曹頗著聲即戶部尚書元潞父也後一推  
用敵朱山陰者猶指為解

百戶王守仁稱遠祖定遠侯王弼家財百萬寄楚王府為貯乾  
沒此何奇語不問而知其妄耳輒為達內臣之楚榕宮刑掠  
承奉以下若索自然於去讒賤貨勸親之義何居其後賴  
楚王再三訟枉上悟為撤還爭獲中寢不然其不貽求金  
求車之誚也者幾希

楊新芳奏進故祖工部尚書楊兆家財百萬此豈人情所宜

有哉遜從抄沒又王守仁貴甲金前事矣甚或誣發古墳得黃金數萬應亦如響時幾成金銀世界

恭中書程守訓者云假託詔旨擅置官屬自號於人曰我天子門生也家豎帝心簡在坊堂懸咸有一德高小人無忌憚至此極矣時稅璫陳增寔羽翼之諸璫中增及陳奉潘楊崇馬堂梁永李鳳高淮各橫甚閹璫高竇亦次之惟孫隆緊祿二人較小歛哉

馮應京以沮璫被逮楚人哭送之江濱忿甚謀殺陳奉：逃入楚王府因群聚謀巡撫支可大其門爭急詔撤奉還可



大聽劾而以工部侍郎趙可懷往撫楚也頗類閻高家事可  
懷自云初入楚數萬衆擁車旆訐敵如雷為惶悚流汗大  
蓋楚人之怨已深

方稅璫陳奉橫楚中有卞孔時者官武昌同知亦為奉誣逮頌  
繫十年言官屢申救不省後得釋歸天啓中起南北部郎余  
及識之南中老矣慷慨談風規猶在

丹徒民張某奏其叔占收第一祖父高宗皇帝駙馬培賜物  
第二祖蔡京丞相女奩物并發吳慶封澤子塚寶物萬二  
計闕堪絕倒江南告誑狀流弊至是或戲之云獨憐十載推

埋客不到延陵李子墳

閩商張嶽寺言漳州海澄縣界外機易山土產金銀豆欲自  
僱船隻工本往淘取歲進金十萬兩銀三十萬兩為司農  
趙世卿劾沮機易山定在何處視浙入雲霧山之談同一說  
夢致若輩敢肆為誣辭責有所歸

陝西狄道縣山崩於山南耕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  
丈事怪甚先是平涼府瓦數口出火水灌不滅岳州府飛鴉  
舍絮累火投入屋椽茅竹中遂燒旬餘日並火土失其性  
疑為開礦之徵

朱文懿勸罷開採有云唐玄宗方宴凝碧而漁陽之鼓鼙已聞  
于尸宋徽宗方游民嶽而金人之縲絏已及其身置不報亦  
不爲罪 神廟容言之度於是爲不可及願朱語實太悖直  
傷休此豈輔臣所宜出口哉

神廟時或怒一事存及衆人或怒一人逐反全署或怒其人本  
輕因救加重因推用愈加重何高遠遠中立以推陞謬尚書  
李戴誌罪運郎王永光降綬用已闕為婉解僅免永光調別  
衙門而已諸逐臣多白首林間望斷環賜恒云風雷無竟  
日之怒殆屬虛語

或以 神廟既多留中未奉旨議禁發抄者劉應批曰漢賈  
量衡向封事載于史者皆所未嘗施行至劉蕡一落第舉于  
耳唐書亦脩錄所對策使在今湮沒久矣詞殊慨然劉子同  
升舉丁丑廷試第一亦以言事著

宮闈事秘難深言唐仰庇僅得之 穆廟幸荷優容速 神  
廟中王德元以慎夫人郤坐為辭則廷杖至百矣時椒寢凝  
嚴恩微救觀 神廟諭沈文恭札邇來稍悍戾不慈朕隨事  
訓誨考語似亦不無形迹沈懼連揭劾辭甚至卒之待后札  
始終無間稱盛德事方國本未定議籍：倘小有差池者

楊豈淺鮮

敕曹學程疏奉有再來噴擾便會官決了之旨既廷杖王德完  
這司禮監到閣口傳諸臣為皇長子重為王德完重如為王  
德完重便上本來冊立禮一任遲延詳天語宛類要使人  
語默俱難將時造而可

魏允貞疏乞終養初已傳旨准放命閣擬票閣臣謂不隸部覆  
非制也仍擬下吏部遂留中屢請不報蓋非有意留賢直  
視苛贊瘡聽其窮蹙無復之為已矣趙凝陽朱金庭百疏  
呼號竟沒於其官復何異此

沈歸德與朱山陰同拜命時俱里居沈再辭疏留中不下四明  
為具揭請始發其後于東阿亦然雖聖意淵微難測倘亦魚  
水未洽之一端歟李文節歸後謝恩既亦久留中葉福唐貽  
札慰之勿介意時已安若固然

光廟冊立加冠禮成於萬曆辛丑冬越壬寅春成婚禮先是  
聖意遲回諸臣以國本請屢蒙護沈文恭為引解縉顏虎  
困詩示諷又釋既醉斯干二詩進祠婉切動人遂有奉命臨  
猶以冊寶未成諭另改期沈封還原批諍不可大都光廟出  
閣功王文肅冊立功沈文恭非私議仇口所能掩沒

東宮冊立舊無謁皇貴妃禮宣德二年更定儀注有皇太

子詣皇妃前四拜之文時皇妃其生母也嘉靖十八年冊莊  
敬太子事同亦以生母故稽成化中孝穆既逝萬貴妃方擅  
寵後宮孝宗僅而得立亦不聞有謁拜昭德之事貴妃之有  
謁拜自光廟冊立始也當日得旨難又慮觸忤禮臣以得  
政爭為幸固無暇反其細耶

上聖母徽號閣例擬四字以併採擇詔兼用之四明言孝過  
於禮不若無過之為尤善時仁聖已崩非有耦尊嫌今  
人必借端將順矣仍從執爭猶前輩弼奏風采

詔皇太子講讀暫免待輔臣沈一贯等進閣日如舊按此欲  
決意求去得乎禮遇中妙有機榘時四明方得上意魚水歡  
非復如前之扞格矣屈指江陵後王文肅沈文恭葉文忠  
三公最稱肺腑之寄非他輔比

沈四明當軸廷推太宰趙參魯尚書與馬沅以里閭嫌請安  
毋用趙即其第一中亦終滄外藩大都叔季傾窄口語多大  
臣務引嫌遠謗直為身謀耳無聞盛德

項鼎銓遷卒丑庶吉士以廷試卷筆跡小異命覆試：日稱  
疾不出為省臺交章坐請稱疾自不妨高致惟群疑難



釋耳得無有咄：捉刀之恨

壬寅二月事殊可詫異上偶疾再遽召輔臣沈一貫入命輔東  
宮若與永訣然一異也而奉處分罷礦稅釋累囚下行取  
考選錄用建言得罪諸臣旨以中夜傳歡聲雷動未越晨  
旋及汗追回二異也思非誠恩併使人疑疾非誠疾若以天  
下為戲然亦史冊鮮見之事

初恩詔出中外欣然吏部李戴戶部陳漢都御史溫純謀即日  
頒行而刑部蕭大亨謂釋盜例須再請翌日聖体平遂次  
回成命矣需者事之賊也蕭此善錯多少機曾然內意

私獨喜蕭未幾陳葉罷請公各先後去

李三才疏攻四明謂聖心旋明復赦繇一貫忌沈輕朱廢每有  
論諫形己之短百計壞其成此不獨難為四明亦難為歸德  
山陰甚矣使二公何以自處孫居相又云故侍郎賈應元嘗  
以多金賄一貫營謀起用時應元見在也得旨言官尚不知  
人生死何論情實亦可笑

尚書陳藻辭疾杜門即推侍郎張養蒙代署直恒事耳張  
不受疑陳託疾陷己遂致惡聲非復大臣舉動矣張陳同進  
去改趙世卿易之處分猶頗得體

戶部史書夫皂工食及一應修署磚瓦木料舊取給于京通倉  
後因藉口版削各旗甲與償所費至趙世卿始行題單禮部  
敝累亦賴李文節竭省為多尤不雅者每堂司出入供具酒  
棹俱教坊司辦沿久難盡哉

南金仲以奉詔遷當規切冢臣司寇故自正論業經降辱而給  
事張鳳翔輒訐其冢居微慢事謂前疏有為而發傷僚冢  
之誼答人主疑士大夫之心其斯言也夫

議陳大科者謂其才雖足集事儉不足佐廉列屋皆被羅罔  
每食必陳水陸屬會極慈衆所見聞即其操履可知抑亦

承平遺風雄邊節度使承華本色

馮時可於吾閩戴荆府燿陳中丞用賓威云操守未玷不至如  
物論所譏但戴性寬蓋神易借陳好大喜功果於自用暗於  
知人耳猶為近情之論聞之余交澳門宮諭曰中丞意欲  
結暹羅通緬郡邑其地亦椎心也

貢夷給賞鈔候領稽期既領無所用之轉賣與人奸人用平價  
收買納官仍獲厚直郭正域在禮部每塊議折賞銅錢二  
十文夷沾實惠免守候因奸民無所留利省冒濫費不  
費按鈔法難行即夷人業善之矣

郭正域議應奪謚者四人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應改謚者一人陳瓚事竟難行其毛伯溫張元禎郭希顏三人在疑似間似矣乃至訾劉臺曰因邀功被謫先發制人是明為江陵報仇也不懼豈有鬼責乎

楚宗疏初到通政沈子不遵曰未上不妨慎重反既得旨部履行撫按勘問亦屬正理但通政區疏不宜傳出政府意而四明亦葉票依部覆何恨之江夏迺爾况正值楚王行金時乎踪跡滋疑至江夏實同居楚城法宜引避任德任怨俱所不免惜少此一設斟酌耳

楚王以郭正域發其禮單，詎自理謂郭蓋隸本藩，素嫌隙，又連姻宗室，革赴等訐奏，屬陰使之時，郭已回籍。李廷機力為辨雪云：正域之遠嫌之明，有好盡之累，始咻於衆，楚曾不三思，既激於群猜，復多一疏解，亦詳婉。

郭李二公在禮部，最加意宗藩，朝到夕履，惟恐吏胥革陰有需，勒儀郎恭獻臣云：無題無封，寅緣得之者比。豈二公過於自信，亦有墜人雲霧中者乎？從來堂者少，按司呈任一意，直行不得率屬，故未易。

李三才以淮撫被言候代，謝三載補傳考滿異哉，同時閩撫

金學曾侯亦父真撫陳用賓至兩經大計糾拾不動章奏留  
中之敵至是而極尋各潰決得罪去

趙可懷既撫閩撫保入為少司寇仍出撫楚卒死於楚宗之手  
豈非命耶天欲稔楚宗之惡蓋其壽凶會參逢禍生望表  
非獲智力所幾矣視張文錦差類

自楚宗假王之訐不售激為劫貢憤而斃撫卒之駢首執戮真  
一時教運史學遽疏云周應治挑難以邀功陳鳴華居功以  
應事若梁雲凡胡心得輦皆別有私授說甚長頗為訟寃  
其後請罪宗囚繫父得釋賴葉福唐力葉猶慮四明意不

悅特貽書慰解之

楚宗案久定且植梧於巡撫之時林秉漢乃為代雪其枉仍請  
勘問太遠於事情宜其謫也却以是寬錢夢皋察處更留  
供職則舛錯甚矣先是夢皋外轉傳四明有疏留之尚無確  
據此舉殆難為解

楊元祥為襄毅太宰孫弱冠登史館性疎暢喜譔同年嘗借送  
葛簡討喪出都謾言今送葛君次則區：重煩車馬矣累  
不踰月卒若讖然楊是夜尚與客歡飲客去驟逝傳為婦  
悍酷致然太都晉內政特苛



禮部覆重經術疏奉旨仙佛原是異道宜在山林獨修有嗜好  
尚的任群官自便去時如黃輝袁宗道陶望齡王爾康之屬  
咸好佛持齋戒講無生之學旨默示誡抑學道當入深山亦  
正論也未幾諸賢各請急歸

陶望齡寄其弟書曰李卓吾之不宜居通州猶吾輩之不宜居  
官也又云南京報利之場中間大儒老學以崇正闢邪自任  
者尤多恐安放卓老不下陶語不知何指總既為出世人不應  
仍汨之塵網中

妖書發於癸卯仲冬輔臣朱賡晨獲之宅門外為刻成書冊

外題國本攸關內題續憂危竑議未書都給事中項應祥御  
史喬應甲姓名等疏詭怪逆臣列名者文則王世揚孫瑋李  
文張養志武則王之禎陳汝忠王名世王承恩鄭國賢內臣  
則陳矩輔臣則沈一貫朱賈而獨不及沈鯉旨嚴緝主名因牽  
及周嘉慶沈今譽胡化郭正域王士禔于玉五僧達觀寺正域鯉危  
甚賴陳矩為力持之卒以一畝<sup>先</sup>光結局亦未審果得情否也  
有憂危竑議因有續憂危竑議尚張泣戴士衡未去禍難測矣  
議中以鄭福成為名前跋閻範圍說者詭名朱東吉各有深  
意至云用輔臣朱賈者更也為山陰欲易儲之證亦誠歎矣

不言蛟門公陰賊有右鄭左王之意明指四明或云即出四明  
手者恐無是理

妖書既坐嗽生光無異辭數年後漸傳為文華殿中書永嘉  
趙士禎作趙瀕死生光屢見形索命當會鞠日御史沈楷  
聲色厲未幾病亦若有物又御史余懋衡奉佛素謹畏中  
大言曰非夢觀世音菩薩說妖書不是嗽生光作的大家  
掩口 神廟閣亦笑之李文節最推重沈

甲辰會試主考序應沅歸德沈堅辭因改命朱山陰世以是  
高沈時妖書局未結沈亦實在震靛中 神廟嘗批陳矩

秦二輔親見此本怎麼說汝可訪來業為蜚語所動矣見沈  
致疑有自非盡歸同事嫌

沈歸德於閣中供談天啓聖聰牌出入則持之明使忌者為  
詞况汝書起獨無姓名求免疑謗得乎既賜歸後有講其穿  
紅蟒衣潛往者邊牆者跡危甚大臣一言動禍福仗閣前陸  
五臺之南司空任阻凍潞河偶赴薊督張佳胤招亦被紮反  
信乎樞機之不可不慎也

參達觀和尚者謂近有大臣雅負望身止一子綠崇信流傳  
祝髮後遊父決竟不奔喪語不知誰指時縉紳多佞佛講道

觀或行參拜禮尚書陸平泉五臺二公並酬禱悅之味為之  
倡流風愈熾溯源自二陸始

李贄之才真可以鼓動海內所以焦竑劉東星馬經綸諸賢  
咸為流連而允贄之行不至於殺其身不止卒隕於張問達  
之手自其報也聞張疏出恭毅中筆吾御李文恭持論素  
嚴顧亦不以是病贄在蘇取中

歲值朝覲傳神廟於禁中語左右曰此時京官正忙惟趙世  
卿李廷機二人閒不與外史交接真聖鑒也平生砥礪磨  
共得才後雅謗議喧然究無敢苞苴汚之者但強坐之曰

楊曰：雖而已，未幾遂論定矣。

方沈歸德困歎書事李文節數過存之密詢去就且云三十年相知毋拘套數卷老先生只當求去李詞本少按曲或諒之謂渠方附四明欲效公位歸德意微動一日詞積齊見四明唐抑所倡言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李默然比歸德去竟無一札自明於是愈有意外疑矣李亦太老實動期人於形迹之

外猶三代遺

趙世卿以司屬某管糧差滿註上考後察知其誤疏自劾旨嘉世卿公平無成心意其時少物議涕騰難終掩姑借

是自解耳似非人情所難

管倉場侍郎謝杰以九年考滿陞戶部尚書噫今有侍郎考九年滿例乎不旋踵擢矣稽取定力之為南操江亦以九年滿陞右副都御史絕無迹踵沿積薪歎

姚文蔚缺都給事中例轉恭政久不疏自請補外旨以退讓為褒許推補姚故為都御史溫純顯糾不自安因有此請而亦賢于永清錢夢阜輩遠矣特科道處例轉疏屢留中煩

言滋起

予溫純致仕錢夢阜鍾兆斗各養病去中外鼓舞稱聖斷其

必勒溫純部去視四明歸德同日允歸寧同觀四明歸德給  
假調理病痊召用旨殊溫歸德直致仕已耳抑其寧關損益  
不有王山陰違罷例乎

楊太守巍好阿執政近享溫御史大夫純好忤執政近慙各行  
所志誌溫墓者以閔西風氣剛勁三原子有於瓊山雷平柄  
鑿於新建而溫復與四明左目為秦風亦近之秦中後名繼  
憲如李涇陽世遠馮長安從吾二公並卓然于風塵之表  
尚有典型餘漸波靡矣

沈文恭有言每見世仕宦不得志者沒後誌狀未嘗不以忤時



宰為詞時宰不能重人生能重人死而李文節亦云近世君子除却建言別無人品而其所建言除却閣臣別無題目解雖激情亦近似恫乎其有餘悲

沈四明歸過吳門誘者謂申王二公迎之江潯與階遊普陀巖盤桓十數日始別密謀為復起地余意吳門衝遂閣使奮誼將使二公不敢出一步近一客得無太苛繩乎其後宋山陰赴呂太倉僅馳書近之援前事為戒當日人情之不美極矣趙激陽後繼沈四明又繼宋山陰皆浙產微有傳燈之疑或云王文肅未免蒿矢即吾邑李文節亦在議中數十年門戶

葛藤寔蔓緣是鄒南幸為朱行狀曰為相難以紹興繼寧波  
相則又難噫詎獨紹興哉

吏都垣連用浙陳三讓陳與鄒陳治則三人特以陳之相因為  
謂詳治則無他罪過乎之耳非前二陳比亦坐廢錮蓋因四  
明去入成指浙為口實摩厲赴之所以周慮實憤然有欲  
斷浙脉之揭也

朱文懿慶以其子敬循擢右通政具揭辭因言陪推衛承者為  
臣同年四十年制科最稱恬退不宜使後生小子躡君父執  
之前得旨嘉獎朱敬循仍原職衛承若優擬來用亦舉猶

有古大臣異讓遺美

時：戶外羅無對業之冤家。日：街前列不欠錢之債主。此朱文懿請停礦稅語也。輔臣道主格君以實不以文。況文言之尚爾格：乎。然前文實工誦堪隕涕。

乙巳冬以元孫誕生上聖徽號詔停礦稅下一二謀請推陞疏連通歡傳比之日月之更初部擬元孫生母為皇太子嬪或夫人上自欽大明集禮定稱為才人同賜閤部集禮書各一冊越年曹學程亦蒙釋歸

初嘉廟生東宮差年老宮人崇德女赴仁德門外報告滿

意不自安於星月之下獨步踉蹌比報達始慰宮闈事體多  
端視外廷殊聞世宗晚諱言儲貳禮廟生至兩月尚未  
剪髮賴司權黃錦為宛轉伺問有喜色始敢以得皇孫聞蓋  
非凡情所能測者矣

謂神廟初無易儲意但不欲臣下活之為名耳說亦似然不  
幸微有其迹矣噫意難窺而迹易見動使人合逆原意得  
乎觀其論輸臣曰安有子不望于君父之旨而私結人心以  
言激君父成者辭危甚使東邸何以自安

冊立後特駢諭舊輔王錫爵若宿訂其成然王母喪所轉

卽特隆踰溢常格知別有隱動于中者詩云不可使得罪于  
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殆正為茲日詠所以余於中庸獲  
上信交之指善有微疑

給事王元翰劾滇撫郭于章嘗普婦寺論謂人主當與外廷  
隔絕惟一意親宦宮妾乃相宜耳罪可斬余意非人情郭  
卽純謬寧至是耶或故為反語當覓其全論觀之元翰  
日詔厲王李喜負甚察故非爲士

神廟中年章疏多不發票、矣氏不批紅批紅矣或不發行  
已發行矣或仍追回如丁未計典業爲楊侍焉署理忽改

命趙世瑯揚眉殊甚疏解旨以非誤發批紅文書旋即收回  
為解然傷國體甚矣見聖王之憐、逾趙也特廷議最齟齬  
趙李而內意殊屬屢啓紛紜

江撫許弘綱遣外艱薦陞長庚王佐自代不候命徑歸部擬服  
闋日降一級調外稽嘉靖中有腹裏巡撫不拘候代之議然  
已經隆慶初釐正無徑歸法緣當特得旨甚難有候代至  
數年如金學曾李三才其人者始冒罪出此特論亦共寬  
之後起至左副都御史

萬曆丁未春朝房燈呂邦耀疏云唐貞元末尚書省火唐

祚因之不振宋靖康初尚書省及各部公署火宋璽因之  
式微其秋陵樓焚陵道橋梁沃又妖蟲蝕樹趙世卿亦引唐  
宋爭為戒云晨鷄未北昭陵之墓柏先摧泥馬初南筆雄之  
枋題預墜並獲據精功

丁未會試主考楊道實黃汝良知貢舉李廷機同考領房  
黃國昂是秋武閣主考林堯俞史繼階皆閩產也而五為  
晉江人為吾邑詞林之盛茲為極致

秋卜議起邑李楊黃三公並需次有獲邑極王安石爭譏李  
者黃亦被論獨於楊無異辭特有一晉江宮兩晉江之謠

廷推日樂如聚訟賴少事揚時為司農趙世卿力揚李俱列  
名推疏中明著其說亦變體也卒默用于東阿葉福唐及李

三人知聖意默定久矣

先奉有朕連日恭默正思故卜得人之旨眾疑恭默本說命篇  
中語或旨從內出仍如蘭溪新建故事于閣輿慮及具揭  
請然卒付廷推則知亦揣摩之過

會推七人李文節名列第六朱文懿受人指使其揭求只將五  
名內點用勿誤大典其非朱意中人明矣緣文節實恭素性  
後來事未甚睦又夙從沈四明教習有師生誼往來跡或有之



誘以是不可解遂無事日

四明間誘李文節翰林官只消房內打了半晚足矣無咎無  
書又曰趙大洲老師一箇硬頭子也洋相意以陰擬也李默  
然可見受知有素而葉福唐則以蔡未庶吉士散館闕留  
葉出吳龍徵吳會試出四明門因不為所喜屢徙而南兩  
入源委差池狀亦可想見

點用李文節葉非廷議所喜復特起王太倉為首益嗚然  
卷有屬人其如天何卒之異論煩生李既遊荒王亦愁  
蹙不得其一日之用天亦無如人何也特須得世廟初年

霹靂手庶資彈壓非一味會客所勝

如萬曆之季九閣深隔三視屢閨野多遺賢朝有倖位諸臣既廢誦久夢斷春明疑有默阻之者而與突之間復未免以異同為愛憎時露形迹彼此猜嫌遂至牢不可破方委江再被命顧涇陽貽之寤言察言二書祠亦稍激云怪錫山之恨委江也特甚不審何故

讀王辰玉所荅錫山東云二三遺佚非但賢者所欲獻之先資即不肖者亦所亟居之奇貨非有騎虎相角之勢何苦尼之語亦述情時語輔屢自鳴有密揭求起廢誦者數矣顧

跡闕難明外庭莫肯信者加以宮闈異意枯瘠殊形題目愈  
奇機鋒日險其不至激為玄黃之湯如天啓末年事不止也  
誰生厲階誅之可為於邑

王太倉晚以密揭奉詔焦穉圍竝云先朝輔臣里居例得密封  
言帝或賜印草題識即如王文恪勸學勤政之篇桂文襄知  
人克己之論具載集中未有植其非者焦素熟國朝舊事  
頗善解嘲其不為物論所歸亦即坐是

朱山陰暮年屢經詬評懣々卒亦自可憐而顧士琦疏云元祚  
國家奸慶忽隕是何言豈仁人所忍出口乎顧舊令寺是

本李文節門人也少攻孝品行可知

鄭振先疏稱樸地中有過去見在未來之說太尖刻殊傷元氣  
其子庶吉士鄭後亦以抗疏得名卒被禍慘異陵人隸醜之  
幾不可聞恐亦犁舌之報

于文懿赴召甫見朝病卒竟未一履闈仕也其人學問才識俱  
佳諱當國必有可觀者既與太倉山陰先後沒晉江復杖言  
屏居於是福唐寔元輔柄政資本在數人之後驟跨其上禍  
福之來疑若或驅使其間

宋燕之遺朱山陰書云浮世電光幻身泡影如戲局一散而塗

眉盡面盡洗鉛華如獵場乍休而猛犬惡鷹都消怒氣此  
魚忿惠語也却近神機惟於未本色非肖來自長厚人怪  
言者以派古神奸誣之公論謂何

自四明去而郭江夏之望愈重群推轂之頗於朝端有所驅  
除蔡獻臣疏云逢相之惡其罪小逢將相之惡其罪大蓋引  
前輩王恭贊劾江陵之語加危警焉蔡故郭禮部舊屬議  
偶相左疏出得懺深卒以之偃蹇於時

郭文毅所爭楚王真假作何定論余以庚午較楚閩訖例謁  
王去文鼓浸策二十餘載而所觀汝陽眉宇猶龐然也以

比於壇澤之呼以無庸補理傳郭臨漢虜城隍神約期交  
代又有云被武昌漢陽二城隍追攝甚苦者要郭如此氣  
祭自合從精靈神道中求

巡按湖廣史記事追論景苴宗駢戮特祖陸地震連日戮後各  
家寃釜皆有家文為冤集致然總謂宗宜以捨貢殺撫罪  
誅強坐大逆未免反濫之口

朱文懿官文華殿大學士自洪熙中權謫以孝行擢是官二百  
餘年僅朱再見亦奇士也按文華武英並殿名今武英例得  
結樹獨嚴重文華朱錄閣進殿之際董御筆所偶加少不

然無許越軼體

親王之國一切擇日具儀雜禮部職掌皆傳奉特旨行之無  
秋輟題請者有微意沈龍江疏嘗及之亦意沈議難膠執以  
處世廟景王事可耳比如萬曆末進請福王之國者何嘗  
章滿公車竟遲之上傳得乎

三殿災百僚各捐俸助工商家奉旨同享曰國難詎何至劉  
臣子常祿且非所以為名也獨止木助瀕去留其金署中為  
他役費大臣識量終異

各部堂上官例赴各科畫本其後吏部獨廢又大惡爭訖吏

科與部堂齊列受賜闈兵科尚仍遵行獨吏科廢鐘羽正猶  
以為請大抵部科中恒有典例典屬成規例頒恭酌各因時  
施動以久遠事責人亦難

劉淵與鄒元標論易曰易之道在復雷陽物也復之象曰雷在  
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閤蓋欽其強陽歸於無有故曰剛反  
則亨元標亦云迷復之凶反君道也心為君：為主則百體  
從令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即不遠之復也二說俱有  
味從真心體認中來

豐大僕汝稷格物訓云儀禮御射大射篇三耦所應止之所



名為物射有三耦、凡三人上中下耦各止其物射三耦  
六人猶為三才六世禮言有物又仁人孝子不過中物七傳屬  
劑曰君之容非其物也晏子曰禮之善物為繫又有寺故曰  
物不子辨云古人占卦或有物名物是列貴賤別尊卑的今世  
矣以物名物猶以道路之道名道衢街之街名街玉石之理名  
理屋脊之極名極行約之節名節景赫之仁名仁自射禮廢  
物之名鮮知者故格物之釋紛如按此亦一見可參訓詁

范攢為淮安守剛毅廉能有趙廣漢張敞之風陶望齡誌甚  
佳坊碑跋范望齡父承學守徽州多善政孫鑄書其景亦

詳良吏文人往：相發

耿尚書定向嘗語鄉里後進曰曩與龔用卿同事終年惟一線  
水同官戲為破曰冠婚喪祭春夏秋冬間者笑之今無此光  
景矣用卿龔方伯大器字

吏侍楊時喬送贈吏部尚書謹端潔吏部尚書舊不以贈  
端潔謹亦寡揚品行雅稱無忝

以上壹百五十條